

回忆

弯腰俯身抱父亲

◆ 栗旭晨

我常常想起父亲,想起父亲晚年佝偻的身体、消瘦的脸庞、无力的叹息。音容宛在,犹如昨天,我下意识地张开双臂,想给父亲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,却扑了个空,梦中的热切希望化作一缕飘逝的烟云,渐行渐远。

2019年春天,九十二岁高龄的父亲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,面容清瘦,步履维艰,不得已拄上了拐杖。到了五月,父亲连走出家门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向单位请了假,回到村里照顾父亲,以减轻母亲的压力。

父亲每天躺在炕上,像孩子似的任我给他洗脸、刮胡子、喂饭、擦洗身子,偶尔看看电视,听我读报讲故事,也听母亲唠叨。有时候碗里的饭盛得多了,父亲吃不完,我便接过来“打扫战场”。赶上七月份,暑热难耐。当时忻州市正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,需要赶制一部电视汇报片,想请我撰稿。一边是躺在炕上不能自理的老父亲,一边是部门领导期望的目光,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驱使我答应了。从第二天开始,我把父亲从炕上抱到单人沙发上,为防摔倒,把腰带系在父亲腰间与沙发扶手绑定。这是我第一次抱起父亲,父亲腼腆地笑笑,显得有点难为情,我心头一热,热泪盈眶。我把十几份文字材料在炕边一字儿摆开,在手机上开始了写作。三天后,三千多字的《东风吹满园春》电视汇报片脚本写就。那三天,父亲一直坐在我身边,默默地看着我陪伴着我,成为我创作时最大的精神动力。

此后,只要天气晴朗,我就把父亲抱到院中的枣树下去通风透气晒太阳。每次抱起父亲,就像抱着一件珍藏多年的宝贝,生怕磕着碰着。父亲伏在我怀中,我可以清晰地听到他的呼吸声,温热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父亲身后是六间瓦房,面前坐在小马扎上的是他养大的儿子,瓦房和儿子都是他打下的江山。

坐久了,起风了,我附在父亲耳边说回家吧,父亲固执地摇摇头:不急,再坐坐!像极了我小时候,父亲领着我到戏场看戏,父亲一直抱着我,抱久了,便把我举过头顶,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,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。我不懂得怜惜父亲的劳累,赖在脖子上不下来:不嘛,再坐坐!后来,父亲抱着我托举着我,把我送出了乡村,送到了外面更大更美的世界。

农历六月二十九,是父亲的生日,我们商定在家里为父亲过生日,在屋檐下摆了两块木板当餐桌,准备了凉菜炒菜,包了饺子,炸了油糕。我把父亲抱出来,依旧坐在沙发上。农历八月十五下午,我要回城上班了,我蹲在父亲面前道别,父亲怔怔地盯着我,问我上哪儿去呀,我说回去上班呀,过几天我再回来侍候您,父亲点点头。想不到,“上哪儿去呀”,竟成了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。

安顿完父亲,我要回城上班了,我把父亲的照片揣在怀里,放在离心脏最近的地方。我知道,心脏是生命的源泉,跳动是最有活力的旋律。我的怀抱很轻,也很沉重,这是父亲最后一次躺过的怀抱。



有人说父爱是一座山,母爱是一条河,这个我相信,但过去很少去体味。今年退休在家,勾起了我对母亲的无尽思念。我觉得我该为母亲写点什么,可自己才疏学浅,尽管搜肠刮肚,也难以表达心中思念之情。

母亲出生在神池县的一个农民家庭,正是桃杏开花的时节,姥姥给她取了一个好听又平凡的名字——杏花。她10岁时姥姥就去世了,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,自强、自尊、自爱的母亲从小就学会了做简单的饭菜,自己裁剪衣服,常为两个哥哥缝缝补补,还帮继父做一些田地头的营生。在我的记忆中,继姥爷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,老人的吃喝穿戴都是母亲一手操持,直至养老送终。“滴水之恩,当涌泉相报”是母亲遵循的美德。1949年3月,又是一个桃杏开花的季节。一纸媒约,母亲与父亲成了亲。第二年,我就呱呱坠地了,父母给我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兴成。这是母亲送给我一生的礼物,也是对我未来的祝福。

在母亲精心呵护下我渐渐长大。每到夜晚,母亲把我搂在怀里,给我讲好听的故事,母子相拥而笑,其乐融融。母亲虽不识字,但记忆力很好,凡是她听过的故事都能一句不忘地讲给我听。她讲《三娘教子》《孟母三迁》时声情并茂,讲《梁祝》《牛郎织女》时长吁短叹,讲《呼延庆打擂》《薛仁贵征东》时慷慨激昂。我听得如痴如醉。那时村里没有电灯,村里人最大的乐趣就是看戏,有时还要走上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山路到外村去看戏。每次看戏都是母亲带我去,边看边给我讲述剧中的情节,教我识忠辨奸,知晓人情世故。母亲是我

情怀

母亲是首歌

◆ 宗光华



的启蒙老师,也是我一生的导师。

1958年春天,还是一个桃杏开花的季节,母亲把我送进了本村的小学。上学前一天,母亲找出几尺粗布,给我做了一身崭新的衣服,送我上学的路上千叮咛万嘱咐。学校离家不远,但坎坷崎岖,十分难走,母亲每天接送我,遇到恶劣天气,还要背着我。期末考试当我把一张小奖状送到母亲面前时,她的眼里闪着泪花。

“日出携手小心走,日落踮足盼子归。长年送子上书院,三村五岭母最贤。”这是我对母亲由衷的赞颂。寒窗几春秋,母爱总相随。1968年刚过元宵节,乡亲们敲锣打鼓,母亲含泪送我参军的那一幕,令我思念到永远。母亲给我擀面条,面粉是用鸡蛋向邻居换来的,我端着碗,鼓起勇气走到母亲跟前,那碗热腾腾的面条我怎么也吃不下。随着一阵锣鼓声,我和同村的另外三名新兵出了村,母亲也紧跟着出了村,一直送了我们五里路

才停住脚步。后来在我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,母亲的乡音总在我的耳边萦绕。虽然身在他乡,站在哨位上我看着北斗星遥望故乡,我的心灵与母亲相通,血脉与母亲相连,我在思念,她也在思念。

入伍后的第二年秋天,母亲居然来到部队看望我,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我呆住了。她给战友们带来了炒豆子,带着我最爱吃的煮鸡蛋,一个沉甸甸的包袱里装满了母亲的关爱。三年战士生涯,我在军营这片绿色的土地上留下了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足迹:入了党,提了干。我的成熟无不得益于母亲的教养。探亲离家时,母亲总是送我到村口,那深情的目光寄托着无限思念。

后来我成了家。母亲的脸上笑开了花,她乐悠悠地承担起了抚养下一代的重担。我的孩子从蹒跚学步到走进校园,是她用米汤和奶粉一勺一勺喂大的。母亲为我的家操劳的情景如同一幅美好的图画,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。我的孩子17岁那年,她又一次挥泪把孙儿送到了军营。平凡的母亲,也是伟大的母亲。

1998年农历四月,母亲还耕耘不止,养羊喂猪劳碌不停,还在家里筹划着春播。然而命运如此捉弄人,这一年母亲永远离开了她热爱的这个世界,离开了她亲爱的儿女们。母爱是一首歌,亲情是这首歌的主旋律。逝水无痕,人生短促。每当想起母亲,我的心底就充满无限不舍,她是我心中永远的念想。

感悟

幸福的真谛

◆ 孔繁茂

幸福是什么?幸福就是一个谜,让一千个人来回答,也许会有一千种答案。

幸福,就是依偎在妈妈怀抱里的温暖与温馨;幸福,就是趴在爸爸肩头登高望远的甜蜜与快乐。幸福,就是不管外面的风浪有多大,你都知道,在家里总有爱人沏好一杯热茶等着你;幸福,就是父母抚摸着儿女时流露出来的慈爱与亲切;幸福,就是儿女注视父母脸庞时的敬意与心疼。幸福,得益于自己的坚持和付出,孩子考上了如意的大学,愿望变成了现实。幸福,就是当我想起你的时候,春天的感觉便洋溢在空气里;幸福,就是相爱的人都变老时,仍然相看两不厌,一直在一起。

幸福,是一种感觉,这种感觉是愉快的,使人心情舒畅、使人心旷神怡。

在生产劳作中,幸福就是工人看到自己制造的产品让用户满意,好评如潮;幸福就是农民望着瓜果

满枝,闻着瓜果飘香;幸福就是军人舍生忘死,守卫边疆;幸福就是教室里莘莘学子的琅琅书声和埋头苦读;幸福就是领奖台上运动员仰望国旗冉冉升起时,眼里的晶莹泪光;幸福就是工作中领导和同事对自己的欣赏与肯定。

有时候,世人更关注外面的光鲜而忽视了内心富足的修为。我饿了,看见别人吃着小笼包,那他就比我幸福;我冷了,看见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,就觉得他比我幸福。幸福其实很简单,简单到像清水一样,只要你笑着就可以啦!有人这样总结:幸福不是做给别人看的,与别人怎样评说没有关系,幸福终究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,最重要的是自己心中充满了快乐和阳光。

有时候,幸福也在一点一滴中积累。此刻的幸福需要静静地体会,转个身,幸福就在拐角处等着你。如果你从母亲手中接过饭碗,心存感恩,那就是幸福;你在灯下读着朋友发来的信息,品味友情,

那就是幸福;你独坐一隅,静静听歌,凝神遐思,那就是幸福。有人说,真正的幸福是不能用语言描述的,是一种体会和感受。有艺术家这样描述:幸福不用刻意去追求,或许当你不经意的时候,幸福就会悄然降临在你的身上。已经过去的美好,藏在记忆里的就是幸福;对于未来的期盼,勾勒出来的画面就是幸福;面对瞬间即逝的现在呢?幸福或许正围绕在你的身旁。拥有创作灵感的瞬间是幸福,拥有激动的时刻是幸福,拥有充足的睡眠是幸福。幸福也许长着一双神奇的翅膀,随时随地都会在你身边,所以,我们要用心把握,让它助你一臂之力。

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,而奋斗本身就是幸福的。历史由奋斗者接续,时代由奋斗者书写,幸福由奋斗者创造。新时代,新征程,新目标,新使命。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,神州大地是奋斗者的舞台。时光飞逝,春华秋实,幸福就在你我的奋斗之中。

